



有天赋的孩子会如何长大

制造最有效的录制现场，实现最佳的录制效果，达到最大的传播目的，追求最理想的商业收益 这几乎是所有综艺节目的诉求。

B站人文纪录片《小小少年》跟踪拍摄痴迷于自然、科技、艺术、运动等不同领域天赋异禀的孩子，记录他们与众不同的成长故事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最近，猪肉铺里起舞的芭蕾女孩 冲上微博热搜。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那夺村的9岁女孩邬刚云，每天清晨6点前，就和妈妈来到猪肉铺帮忙干活。中途休息时，她一个人在店铺里翩翩起舞，妈妈也会帮她练动作。

邬刚云6岁时，跟着妈妈手机里的视频自学芭蕾舞，无师自通的她，轻松驾驭一字马等高难度动作。妈妈很担心家庭条件埋没了女儿的天赋。幸运的是，小云儿遇到了彩云计划的恩师们。

陶启泽和张宇晨从六年级开始合作研发机器人，一个擅长结构，一个擅长程序，两人搭档天衣无缝。他们通过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，到了高三依然热爱研发机器人，立志要在FIRST国际机器人公开赛中获得冠军，即使这对高考并无直接好处。

B站人文纪录片《小小少年》跟踪拍摄痴迷于自然、科技、艺术、运动等不同领域天赋异禀的孩子，记录他们与众不同的成长故事。在猪肉铺跳芭蕾舞的女孩、痴迷于机器人的少年组合、沉迷于昆虫世界的男孩、用摩托车上演速度与激情的少女赛车手、想组建自己乐队的9岁钢琴男孩

一位早培班班主任说：超常儿童之中确实有各路神仙。在人生初期绽放天赋的小孩如何长大？父母又该如何引导这些孩子的成长？

天赋是一种非常态的表现

在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任教20多年的关欣，对邬刚云的舞蹈潜能赞叹不已：我们（学校）精中选精，优中选优，我都没见过这么有天赋的孩子。机器人社教练老师提到，陶启泽与张宇晨参加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，就是选拔一些超常儿童，在各个方面有一些天赋的孩子。

看起来，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别人家孩子，闪闪发光的天选之子。那么，什么是天赋？

心理咨询师阿诺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，每个人大脑的发展不同的功能和区域，有些孩子空间建构能力超出一般的人，有的孩子律动率比其他孩子更敏感，有的孩子对色彩更敏感。从心理学来讲，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超出常态的时候，我们会用非常态这样的表达。



邬刚云在练习舞蹈。

天赋这个词是一个偏世俗化的、褒义的形容，而在心理学层面我们认为，那是一个超出常态分布的表现。

在心理咨询工作中，阿诺会遇到许多非常焦虑的家长，他们无法在孩子身上发掘出超出常人的天赋。这种焦虑让他们觉得孩子未来是平庸的，所以会付出很大努力，比如强迫孩子学习美术、音乐、奥数等，激发潜能可能已经超出了这个孩子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。

阿诺说，当下有些人对天赋的定义存在误区，认为一个孩子某方面展示出较好的能力，就等同于一定能成为这方面的大家。在我看来，每个人大脑区域的发展是不一样的，在某个区域比其他更优秀，在另外的区域里发展可能相对落后。所以如何去定义天赋很重要。

《小小少年》导演孙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：非常神奇的一点是，我们拍摄的孩子，看起来都是最普通的小孩，没人觉得他们是小天才。比如邬刚云，学校老师都不知道她喜欢跳舞，就觉得她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文静女孩。

babili高级顾问宋贤亮说，天赋不是这部片子想展现的主题。这些拍摄对象本质上属于痴迷于自己所爱之事的普通的孩子，他们的努力和热爱，会让其他孩子有所启发。

从天赋到理想中间要走的路，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困惑于人生的意义，很难找到自己真正痴迷的领域。但是有一些孩子，在人生初期就绽放出了天赋，找到了自己痴迷的领域。这份

痴迷，是命运的眷顾，同时也是对这些孩子自身，以及他们身后家庭教育的考验。

有家长询问阿诺，是否要让自己小孩展现的天赋转化为兴趣，甚至变成未来的发展道路。阿诺的建议是：不要将天赋单一发展为一项功能，要考虑清楚，从天赋转化为兴趣，乃至一个理想的结果，中间是什么？

例如一位钢琴家小时候在音乐方面具有超出普通儿童的特长，但是让他成为钢琴家的关键，不是因为他的天赋，而是他在音乐学习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，以及他牺牲掉的本该属于小孩这个年龄享受的生活。阿诺说。

有B站网友评论《小小少年》：看完最大的感触不是小孩子的天赋有多好，而是千里马也需要有它的伯乐，也需要自身的努力，熬过最难的那段时光，每个人终究会绽放出自己的光芒。

许多人说，在猪肉铺里跳舞的小云儿，遇见彩云计划创始人张萍和关欣，是终于遇到伯乐了，然而关欣认为，是千里马在培养伯乐。

论天赋，有孩子被视为颇有潜力的职业乒乓球选手，然而他选择转型成为职业电竞选手；论功能，在学习紧张的名校玩机器人不能给高考加成，但少年们依然乐在其中，笃信好玩对于我来说，意义比较重大。

一个孩子的天赋是光彩夺目的，可是在他长大的路途上，热爱比功能更珍贵。

猪肉铺芭蕾舞女孩冲上热搜，不少网友说天赋改变了邬刚云的命运。而孙超坦陈，其实他们想说的不只是一个走出大山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美与成长的故事。

天赋不等于成功，在天赋和成功之间，家长需要培养孩子其他的能力，比如意志力、应对挫折的耐受力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，他是不是愿意百分之百地去坚持？有一些孩子对于失败非常敏感，一些小挫折就会受到打击。她认为，孩子大脑功能各方面都得到均衡发展，才是最好的天赋。

阿诺觉得，面对孩子的天赋，家长要放平心态，不能抱着一种幻想。孩子有天赋，意味着孩子会过上比我更好的生活，而是要考虑孩子在这条路上走多远，怎么走？

另外，家长要去思考，什么是成功？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成功，到底是孩子拿到一块金牌，还是在打球的过程中尽情享受，获得能够驾驭一个体育项目的愉悦感？阿诺表示，每个人对自己生活定义不同，孩子的天赋，应当与生命感受到的幸福，产生直接关联。

黎秋秋提到，她平时接触到的某些天才儿童的家长，会过于聚焦孩子的单项特长，而忽略孩子在人际关系构建、生活兴趣等方面的培养，导致孩子早早得到光环后反而愈发孤独、落寞。

阿诺也提醒，家长不要一味培养孩子的一项天赋，还需要提供其他生活的多元可能性。家长提供更多可能性后，也许孩子未来还是按照大脑天生的选择，往热爱的方面走；也有可能发现了另外的领域，更感兴趣，那么孩子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丰富。

非遗当随时代，非遗服饰要让人好买又好穿

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说到海南三亚，大部分人可能会想到阳光沙滩，如果时光回溯700年，三亚崖州古城堪称中国的纺织发源地。宋末元初著名纺织家黄道婆，在这里生活了近40年，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，回到松江府（今上海）后，衣被天下。

700年后的崖州古城，一场锦绣中华202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正在上演。开场大秀南渡古贝，黎锦主题非遗服饰秀，设计师结合国际潮流，将黎锦与手工染香云纱真绸、粗纺棉麻等结合，关于服饰的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就这样在衣香鬓影中一眼千年。

秀场上的非遗服饰衣袂翩跹，但纺织非遗要传承发展，绝不能仅仅出现在秀场。

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淮滨坦言，相比中国纺织工业领先世界的水平，纺织非遗在体量、效益上存在较大问题，纺织非遗的传承发展，一定要寻找新的动能，要有资本和科技的投入，才能跟上整个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。

随着中国人文化自信越来越强，纺织非遗也越来越深入人心，但孙淮滨困惑的是，非遗服饰的市场在哪里？我们行业每年都在办非遗的博览会，但普遍规模不大，专业性不强，每年都有很多时装周，开幕闭幕大秀也青睞非遗服饰，但商业转化效率不高，非遗服饰总体而言没有形成较大的市场影响力

和品牌。孙淮滨期待，纺织非遗在软装饰行业、艺术品拍卖、电商平台，或将带来新的市场。

行业协会的观察，正是企业的痛点。吴建华是苏州一家丝绸公司的董事长，在致力于恢复宋锦生产的过程中，一开始就面临一个原则性问题：手工织造宋锦的工序非常繁琐，如果不解决它的规模化生产，就很难进入大众市场。为此，公司团队改造了机器，做出了宋锦，质疑却随之而来，有专家说，你怎么能叫宋锦呢，宋锦是手工的，但当吴建华拿着机器织造的宋锦请专家比对应，专家也坦言，与手工制品在品质上没有差别。

中国的丝绸、中国的历史，都是不断变化的，纺织装备也是如此。我们要做的是两件事情，一是传承保护，二是创新发展。吴建华在公司建了一个宋锦文化中心，展示千年前宋锦的手工织造，同时，他也期望去争夺市场，让宋锦适合当下的时尚潮流，触动年轻消费者的心理。直白点说，让人愿意掏钱买买买。

业界所面临的问题，也是学界研究的方向。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副院长杨洁，指出了非遗从被命名之初就面临的残酷现实：什么叫遗产，就证明它基本上不适合这个时代了。尽管遗憾，他更关心的是，如何让非遗活在这个时代。

杨洁出生在少数民族地区，长大后到北京学习，又到意大利留学，三种环境给他带来很大的文化碰撞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北京的文化，北京的文化在欧洲的文化，其实都是对冲的。这让杨洁自问，如何通过设计的语言构建出一种审美的共性，能让

非遗转化成一种国际化的视角，让中国人觉得是美的，欧洲人、非洲人也觉得是美的。

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非遗，它有很精美、很伟大的部分。我们作为创作者，其实思考的是一种符号设计语言和它背后的气韵，或者说一种文化和一种中国气质。杨洁说，我们缺乏的，是一种更国际化的传播方式，包括商业逻辑，让非遗能真正去切近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和需求。

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薇，是南渡古贝的三位设计师之一。尽管有着非遗黎锦等鲜明独特性的标签，但她强调，对文化符号的使用要适度，非遗服饰之后，就是要让它生活化，让人好买又好穿，不会穿上之后就变成少数民族。世界需要我们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觉。

在李薇看来，非遗当随时代，其创新有着三个维度：第一是历史维度，即传统手工艺面临传承与保护，需要我们好好记录非遗手工艺，形成著作和文本，给年轻人留下可供学习和研究的宝贵资源；第二是文化维度，即寻找民族文化的DNA，就像奢侈品的LOGO一样，让人看到这些符号就知道这是我们的东西；第三是艺术维度，将传统进行创新，进入当下，让更多人去了解和使用。

年逾八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，依然强调非遗的当代性：你把昨天的历史拿到今天，不是要当成一个牌位供起来。保护当然是需要的，但要想延续就必须适合今天的生活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这才是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。

家道颖颖：经济炼大考，方能历久弥新

回顾2020，那些舍己为人、坚定前行的最美逆行者，那些投身乡土、苦干实干的扶贫干部身后都有着无数家庭的默默支持。

任冠青

义方既训，家道颖颖。岂敢荒宁，一日三省。自古以来，中国都有重视家教、讲究传承的优良传统。许多家训虽无铺陈华丽的辞藻，却能以朴实、真挚的力量教化后辈，将治家之道、修身之法 and 处世之则代代传承下去。

欧阳超出生于中医世家，却没有选择继承家业，而是成了一名扶贫干部。2020年，这家人接连面临两场大考：一是年初疫情暴发，欧阳超外公董国梁在救治病人过程中染病，其父欧阳宏也主动请缨去一线，不幸殉职。欧阳超回到家中，独自留守在家中老药店杏林堂数月，并积极组建网络群组，同外公一起，远程为患者提供药品、咨询和帮助。

疫情过后，欧阳超则马不停蹄投入了另一场大考：脱贫攻坚进入尾声，上级把未脱贫的下白村划给欧阳超。想方设法为村民谋出路，着力帮扶思维固守守旧的老婆婆，与村中的老赖老懒钉子户周旋沟通，妥善解决突然来袭的农作物病害和泥石流灾害。每一个扶贫历程中的难点和痛点，都考验着欧阳超扶危救困的智慧与决心。

悲天命而悯人穷，此君子之忱也。在这两场大考中，欧阳一家每个人的岗位或有不同，职责有所差异，但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，让治病救人、心系天下，他们的情怀得以赓续，也作出了颖颖家风激荡下的动人答卷。

外公董国梁自己身处隔离病房，却不愿占用后

辈精力，支持女婿坚守抗疫一线的胸怀，让他隔着病房玻璃，一笔一划写下家训的一幕尤为真挚感人。父亲欧阳宏不顾风险、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英勇表现，展现了为医者救人命有贵千金的大慈恻隐之心。主人公欧阳超耐心理疏通隔阂、以赤诚之心化解村民矛盾的做法背后，则是扶人扶志、根治穷病的坚定决心与不懈努力。他们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立身处世，使家训内涵更为丰盈，也传承着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。

风也，教也，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正如面对那得初不见君教儿？质疑时，谢安所回复的那句我常自教儿，家风正道，不应只是被奉之高堂、埋藏于故纸堆中的文字，更应在日常的体悟践行中浸润人心。电视剧《大考2020》里，像许多不善言辞的父辈一样，父亲欧阳宏的形象总是深情的、默默奉献的，也拙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，以至于儿子欧阳超一度对他产生了不少误解。

可是，即便没有耳提面命，欧阳宏的身体力行还是成为对后代最好的教导。在坚守杏林堂这一抗疫阵地，帮助白家村脱贫致富的过程中，欧阳

超不仅渐渐解除心结，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大义，也愈加体会到家家家训润物细无声的独特作用。长大后，我就成了你。欧阳超虽没有子承父业，投身医学，却在脱贫攻坚的事业中，延续着救人济世的光荣使命。

家是风浪里的那盏灯塔，家是流年中不变的归宿，无畏考验、永不放弃，人间值得让后代去讲述。家国两相忆，回顾2020，那些舍己为人、坚定前行的最美逆行者，那些投身乡土、苦干实干的扶贫干部，背后都有着无数家庭的默默支持。颖颖家风正道，正是在这一场场淬炼大考中历久弥新，在一代代家道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。



韩浩月

《吐槽大会》的提词器被网友晒出后，引起颇多人的不满，觉得自己被欺骗了，原来吐槽选手与嘉宾那么精彩的段子与表演，竟然事先有编剧写好，并投射到大屏幕上，被念出来，甚至连“好吧，我也不多说了”这样的语气词与串词也要提示出来。

于是，《吐槽大会》这次被吐槽成了“朗读大会”、背课文，有网友表示“再也不相信综艺了”。在提词器成为争议话题之后，人们希望看到更多对于这一综艺神器的观点与看法，参加过现场录制的演员李若彤确认现场确实有提词器，她的看法是，作为录制节目的一个工具，提词器有一定的辅助作用，但她大多数时候不会使用，除了工作习惯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是，面对镜头，眼神不会飘忽。

数次参加《吐槽大会》录制的罗永浩认为，综艺节目录制现场有提词器非常好，但如要做好不隐蔽，会让发现提词器的观众产生扫兴的感觉，而娱乐演出让观众扫兴是不道德的。

罗永浩提到一个关键词“扫兴”，很能概括这次提词器风波的根本原因。那就是这块不停打出台词的屏幕，让不少观众与网友感到“扫兴”。既然这一做法按照罗永浩所说，是不道德的，那这些观众与网友就有批评的理由。这种批评拥有一个天然的制高点，而这恶搞制高点的产生，是被奉为上帝的消费者（观众）遭遇到“假冒伪劣”产品后滋生的愤怒所培养出来的。来自受众的不满，具有某种正当性，这决定了被批评者即便有话要说，也会选择保持沉默，因为解释有可能引来更大的怒火。

提词器俨然成为综艺节目的原罪，如果对综艺节目的生产具有一定的了解，会发现它不过是整个节目生产过程中的“小儿科”。制造最有效的录制现场，实现最佳的录制效果，达到最大的传播目的，追求最理想的商业收益，这几乎是所有综艺节目的诉求，包括提词器使用在内诸多手段，都是为了这个诉求而实施的。

《吐槽大会》在观感上，给人以气呵成的印象。吐槽选手与嘉宾的文本与表演，具有流畅性与连贯性，下一位表演者对上一位表演者的反应与回馈，以及整场演出的鲜明主题体现，这些都需要有幕后精心剧本创作、录制过程中偶尔发生的“现挂”虽然精彩，但并不被提倡。因为如果脱离剧本太远，不但会影响录制进程，也会造成其它更多意外因素。脱口秀选手池子曾表示，如果不按词来的话，这节目都播不出去。

这节目对观众有欺骗性，幕后编剧的欺骗性要远远大于提词器，但之所以引起反感的是提词器，是因为编剧是藏起来的，而提词器是外露的，骗观众是种很高级的技术，显然对于喜欢被欺骗的观众来说，外露的提词器有点儿不尊重人了。

但一档好看的综艺节目，是不能让观众知道所有制作内幕的，如果一名普通观众与制作人、导演一样都对内幕了如指掌，综艺节目就有可能变得索然无味。你喜欢的选手明明表演得很精彩，为什么只得到了现场观众的几十票，很简单，导演组需要降低一方的票数来缩短两个队伍的比分差距，以制造激烈对抗的假象，来吸引观众。你以为是现场观众手中的投票器都是神圣的真相，如果投票数字有利于增加节目的看点或者实现节目组的某个设想，那就使用真实的投票数字，如果有悖于某一设想，或者不利于节目效果的最大化，那么投射出来给你看的数字，就是编导修改后的数字。

早期的综艺真人秀节目，将投票这一玩法，早已玩得山穷水尽，难怪综艺节目的投票机制，无异于承认自己是“傻子”，和投票的套路已经玩不出新意一样，不少综艺节目在规则设定上，也经常发生大的变化，所谓的“复活1V1”帮帮唱之类观众耳熟能详的操作手段，不过是不断修改规则的一个说法。如果一名观众非常在意综艺节目对于规则的执行认真度，那么他肯定会失望。

《吐槽大会》的李诞以及笑果公司的员工经常自嘲“黑幕”，其实也是间接地告诉观众，不要那么在意某个选手的去留或者某段表演票数的高低，最终目的都不是为了让观众看得过瘾而已。

有了二十年的综艺节目欣赏经验，还对提词器这件小事大为光火，这是个挺令人深思的现象。有两个可能，一是发火的观众真的喜欢《吐槽大会》。对这档节目或节目嘉宾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乃至眼里揉不下沙子，因爱生怨；二是追求完美，愿意把表象当成现实，喜欢轻信一些表面的事物，把思考与判断通常交予别人，容易感动、激动，也容易沮丧、失落。

联想到在提词器风波之后，还有不少人对于前足球运动员范志毅、篮球明星杨鸣等登上《吐槽大会》大为不满，其实这两者有共通之处，诸如“不务正业”这样的说法此起彼伏，把足球与篮球从业者娱乐节目上的相互吐槽理解成“攻击”，甚至有人隐约感觉到此事件上升为严肃事件，直到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白岩松采访如何看待球员参加《吐槽大会》时表示“落后就要挨打”，那种风雨欲来的风波感才算结束。

要不要批评综艺节目的提词器，以及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范志毅等人参加综艺节目，其实用一个角度就可以想明白：你打算从综艺节目中获得什么？如果真是想获得一两个小时娱乐，顺便得到一个观察社会世情的机会，那么不妨放宽心态，有一定的娱乐精神，这会让你轻松愉快。如果想知道真相、验证公平与公正、找到一个制高点，发出别人无法反驳也懒得反驳的声音，那约等于浪费时间，要知道，你想获得的这些，是综艺节目根本无法提供的。